

齐王庙小学教师金克木

高峰

号召人们抱团斗争，翻身闹革命。1930年6月，凤台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齐王庙小学召开，选举王介佛为中共凤台县委书记。

金克木所说的民众教育馆吴馆长，就是王介佛。1933年暴动失败后，王介佛和妻子胡之光失去组织关系，不久，王介佛被捕，随即变节，中共凤台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内骨干被捕入狱，40余人惨遭杀害。王、胡夫妻分道扬镳，胡之光继续秘密从事革命，1946年惨遭国民党杀害，被沉尸淮河，壮烈牺牲。

二

从寿州城到齐王庙，中间隔一座绵延的八公山脉，金克木每次都绕道位于凤台县大山乡八山脚下的祖居地“山金家”。这条路既是去齐王庙教书的路，也是小时候清明节大人带他祭祖的路，先上“山金家”祖坟，然后再到东边的山王朱家窝上父亲的坟。因为太远了，全靠步行，中间要有个歇脚的地方。金克木有个家门哥哥叫金世勇，在大山乡当乡长，家里过得好，来来回回，都到他家歇脚，得到他的照应。这个民众教育馆馆长介绍他去齐王庙小学教书，其实，在齐王庙小学已经有位叫金道勋的在那了，比金克木年龄大，却晚一辈，算是侄子。据说，由他穿针引线，其实，背后是这位乡长大哥的意图。

没有想到是，虽有三十铺小学教书的经历，到齐王庙小学教第一堂国文课还是弄了个“下马威”，课堂上学生竟然起哄。也是难怪，18岁的他，个头还很矮，看起来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东家”（即校长）见状，没有办法，以为他教不了，正在犹豫间，那位当乡长哥哥出面说情来了，让他先上几课再做决定吧。

于是，金克木想试探一下学生们程度的深浅，他说，我从你们学过的东西里出了一道作文题，做完再说。结果一堂课下来，只有一两个交上来，有的只写了几个字，有的根本就没有动笔，不知道这个题目什么意

思。于是，手都伸出来吧，一一打板，这一打，打出了威风 and 服气。这个满腹诗书的小老师心里明白了，这些乡下孩子肚子里没有装多少“货”。后来，除了教国文外，他还教外语，名声越来越大，“东家”把别的老师教不了的学生都交给他。

对于怎么教国文，金克木心里是有数的。他在后来的《国文教师》一文中写到：“我上小学时，白话文刚代替文言文，国语教科书很浅，没有什么难懂的。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油印的课文，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课文读完了，第二天就要背诵。一个个站起来背，他站在旁边听。背不下去就站着，另一个人从头再背。教科书可以不背，油印课文非背不可。文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了。文短，背得好，背完了，一堂课还有时间，他就发挥几句，或短或长，仿佛随意谈话。一听摇铃，不论讲完话没有，立即下课。”

我在凤台县李冲乡“山金家”（现在属淮礃社区）见到了金克木这位乡长大哥的孙子金虎成。他告诉我，金克木临走时，他家也开始衰败了，只给了他三块钢洋。老先生还反复跟我说到，除了教国文，金克木还教外语，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但是，他教的是哪一种外语，现在存疑。因为，金克木9岁随三哥到寿县第一小学读书，不久即学习英语。另外，金先生在《比较文化论集》序言中说：“我在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想从这一不属于哪一国的语言，知道一些小国、弱国如波兰（世界语创造者的故乡）的情况，同时，也没有忘记追问那些大国、强国的人是怎么回事。”

金克木的教学越来越受到学生欢迎。一年很快过去了，放寒假时正赶上大雪，“东家”挽留，乡长大哥派的长工去帮他担书箱子，硬是不准。他只好先回，书箱子还是第二年开春才担回来的。此时，他已经离开家乡，远走高飞。

三

一年时间，在那个动荡的社会，不算长也不算短。在这里，关键是他结识了齐王庙小学的三位同事。金克木说：“这一年也并未虚过，同学中有三个大学生，分别是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武昌政治干部学校的学生，都受过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洗礼。三个人除了讲不少见闻给他听外，还一直鼓吹他出门上大学，而且确定要去北平（北京），因为，一则那里有许多著名大学，二则生活费用便宜。照他们的说法，那里花钱吃住，简直像在这小地方一样，其实他们并未去过。”而且，最重要的是，金克木居然信了。

从1928年开始，金克木辗转于寿县三十铺、团城子、堰口集、瓦埠镇和凤台县白塘铺、齐王庙等地，在教书的同时，一个少年跃动的心被信仰之火点燃，他瞒着家人从事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这一次，金克木突然抽身离开，那是因为家人已经隐隐感到，他这么教下去，迟早是要“闯祸”的。

辞别齐王庙小学教职，金克木已经决意离家。这里，还有一件“退亲”往事。当时，家里已为金克木定了亲，女方姓吴，家境殷实，住凤台城关。大哥带着金克木去后，告诉女方，要外出求学，如果愿意等，就等。时间不能确定，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女方听出弦外之音，叫金克木立即写了休书，答应退亲。

我们知道，金克木先生受到的正规学校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为止，后来完全是凭借自学，跻身中国顶级学府。金克木的传奇，终成一代学贯中西、知兼古今的举世罕见奇才、世纪大家。现在，提到金克木先生都会贴上“小学毕业”“小学教师”的标签，这可是一个特殊的小学毕业生啊。正如著名诗人西川说的那样，一个人，不论他一生当中受过什么教育，到老了之后都是回到小学教育，这就是小学教育的品位。我想这句话，完全适合前辈金克木先生。

在齐王庙小学教书的背后，也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再说陆游出生在淮南“淮之涓”

周 强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四季）征文

2022年2月14日，淮南日报第三版副刊“淮河”刊载拙文《陆游出生在淮南“淮之涓”》。文中引用了陆游诗句：“少傅奉诏朝京师，舣船生我淮之涓。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又引用著名学者于北山《陆游年谱》中的一段：北宋宣和七年，“宰由寿春赴京师（开封），中途泊舟淮河岸。十月十七日平旦，大风雨，务观生”。然后得出陆游出生于淮南“淮之涓”的结论。查《公历和农历日期对照》，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为公历1125年11月13日。

文章刊载后，在读者中引起一定反响，除了当面肯定外，在朋友圈转发时也得到如云点赞。其后，淮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19辑选编了笔者的《陆游的淮南情节》一文，相当于对陆游出生于淮南的结论进行肯定。不久，寿县政协《文史资料》第8辑将标题改为《陆游出生在寿春“淮之涓”》而将全文选用。

但是也听到争议。有朋友指出，陆游的父亲陆宰“由寿春赴京途中，泊于淮岸，此时的寿春府在淮河北岸即北寿州，而非时的寿县，当是岸之北凤台县新城。泊的当为淮河涓城之地，当今高皇的汤渔湖一带，即今程小湾附近。”按《尔雅·释水》，“水草交为涓”，所以“淮之涓”应是指淮河岸边水草丰茂的滩涂地。朋友谓“当为淮河涓城之地”，涓城见于《水经·淮水注》，淮水“又东径梁城，临侧淮川，川左有涓城。淮水左迤为涓湖。”据清末《水经注疏》，涓城“在今凤台县东北”；又“下蔡东北八十里有涓陂，即涓湖，今凤台县东北境，淮河北岸焦家湖北，又东至高皇寺南，滨淮注下地皆是。”涓城、涓湖与朋友所云“高皇汤渔湖一带，即今程小湾附近”的地理位置一致。

由此可见，争议的焦点并非陆游是否出生在淮南，而是陆游的出生地即“淮之涓”到底是在寿县、凤台县，还是潘集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五代北宋时的淮南地区沿革。唐代寿州州治寿春县，五代改寿州为忠正军。《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释“忠正军”：“吴升寿州置忠正军，治寿州（今安徽寿县）。辖境相当今安徽省寿县、长丰等县及淮南市部分地区。南宋改李清淮军。周显德三年（956年）复名忠正军，移治下蔡（今寿县北）。”后周置忠正军时，南宋李清淮军（即原忠正军）犹在。后周与南宋战争爆发，周世宗驻蹕下蔡，指挥战争，于是在下蔡新置忠正军。次年三月，南宋寿州为后周占领。战后，寿州城池破坏严重，李清淮军亦不复存在；后周忠正军依然，直至北宋。根据《宋史·地理志》，扬州西路忠正军于“政和六年（1116年）升（为寿春）府”，辖下蔡、安丰、霍邱、寿春4县，下蔡县为寿春府倚郭县，即府治所在县。下蔡县治所位置即今凤台县城。下蔡与寿春两县近在咫尺，故习惯上称下蔡县为北寿春，寿春县为南寿春。

淮河从西边流来，在淮南市域内依次流经寿县、凤台县和潘集区。陆宰“由寿春赴京师”是溯淮而上，潘集区高皇镇在凤台县下游约40公里，无论是从寿春府治所下蔡县出发，还是从寿春府所辖寿春县出发，都不会经由潘集区，因此陆游出生地在潘集的说法基本可以排除。

陆宰在寿春官任淮南西路提举常平，

从政和年间（1111—1118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在寿春居住短则6年，长则14年，因此于寿春“邑中亦薄有东泉（田园）。”其后陆宰转任淮南东路（治所在江苏省扬州市）。次年，陆宰调任京西路（治所在河南省洛阳市）。调任途中，因寿春“地方人事稍熟稔故”，顺便再看顾一下“东泉”，于是陆宰在寿春短暂停留。再度启程后，遭遇暴风雨，舟船在“淮之涓”停泊躲避，陆游出生。

又次年为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八日，直秘阁、京西路转运副使陆宰落职，送吏部”（《宋会要稿辑·职官69》），陆宰于是“南迁寿春”（于北山《陆游年谱》）。陆游自己也说过，“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论罢，南来寿春”（陆游《文集·跋周侍郎奏稿》）。陆宰“南移寿春”，“斯时金兵正围困京师（开封），地方溃兵游勇，乘机骚乱，守令不能制。宰无官守，无逗留必要，故匆遽间又携眷南归，时务观不过三、四岁”（于北山《陆游年谱》）。由此可见，陆游在淮南“淮之涓”出生，到陆宰“落职”再回寿春，这时陆游最大也不过半岁或稍多。其后陆游随父居留寿春，时间约在3年左右。

朋友认为，“寿春府在淮河北岸即北寿州，而非时的寿县，当是岸之北凤台县新城。”那么陆宰陆游父子所居寿春到底是寿春府所治下蔡县，还是寿春府所属寿春县，这又得弄清北宋的淮南西路治所。淮南西路是北宋15个一级行政区域之一，按《宋书·地理志》，淮南西路辖寿春府和庐（治今安徽合肥市）、蕲（治今湖北蕲春县）、和（治今安徽和县）、舒（治今安徽潜山市）、濠（治今安徽凤阳县）、光（治今河南潢川县）、黄（治今湖北黄冈市）等7州，以及无为军、六安军，共33县。寿春府为淮南西路首都，府治下蔡县应同为淮南西路治所。

淮南西路所辖33县中，32县皆在江淮之间，唯下蔡县位在淮河之北，这对辖区治理颇多不便，因此一直有人质疑，淮南西路治所是否设在下蔡县？如合肥就有学者提出，“安徽合肥：北宋庐州为淮西路治，‘淮右首郡’毫无争议。”作为淮南人，对这种说法当然不愿赞同，但还有一种说法颇为同感。散文作家董光巨在《千年古城话寿州》中说，周与南宋之间“残酷的战争把寿州城毁灭殆尽，战后州治迁往下蔡（今凤台），直至北宋末年才恢复重建，并回迁寿春。”陆游出生正是在北宋末年，只不过不清楚董光巨先生所云寿州“回迁寿春”的依据何在。

且不说后人如何讨论，而陆宰陆游父子均以寿春为现在的寿县。陆宰说过，“初在寿春，建刘仁瞻庙”。陆游《家世旧闻》也记有此事：“寿春县，古寿州也……先君为淮西提举常平时，始为仁瞻筑庙。”刘仁瞻是唐唐名将。后周南唐战争期间，刘仁瞻坚守寿州孤城，因病危捐躯，周世宗对这位敌方将领非常敬重，追封他为彭城郡王。当地人在汉淮南王刘安庙中立刘仁瞻塑像以示纪念，有人觉得不妥而作诗讥讽。陆宰一到寿春，即为刘仁瞻单独建庙。由此可见，不管淮南西路治所何在，但陆宰的提举常平官署以及自家的居地应是在寿春县。陆游到底出生在下蔡“淮之涓”还是寿春“淮之涓”，通过陆宰陆游父子的各自说辞，读者心中应该有答案了。

感谢朋友的质疑，通过引经据典的释疑，反而使陆游出生在淮南，并在淮南居住过数年的结论得到坐实。

有关春申君黄歇的碎片化记忆

程晋仑

口口相传、缺少有力佐证的局面。

从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的记载来看，文中仅介绍：“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氏黄。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十二县……”黄歇的生平大事概况之描述尽在此篇，算是比较详细述说了春申君使秦、说秦、拜相、外交、合纵、抗秦、灭鲁、治吴、被诛等大事件，只可惜古人叙事极各文字，惜墨如金，未能详细叙述各事件的枝末来龙与具体环节，后人研究只能通过此篇大概作以脉络，兼顾《楚世家》等相关段落来诠释一些事情了。

司马迁在本篇最后，按惯例点评感慨：“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利于李园，旆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寥寥数语点明黄歇一生的变化转折，也为后人研究黄歇奠定了基本史实和其人生大概，而其余篇章中大抵只能从抽丝剥茧中略见一二了。

在淮南地方史志中，有关黄歇的记载较少，依据不甚太多。目前可见的唯一一存世较早的明嘉靖29年版（公元1550年）《寿州志》关于黄歇的，只是提及到黄歇墓。在其“丘墓”一节中

记载如下：“春申墓：州东北隅，有遗台存。按《史记》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李园杀春申君、灭其家，楚都寿春无葬城中之理，此其台或为相时所筑。《方輿胜览》载春申君墓在常德府，非也。春申国于吴，死于寿春，何由远葬夷陵？况其地已入秦，置黔中郡矣，当以葬寿春者为是，但未详其所在耳。”这是目前我们淮南地区可寻的最早推定春申君墓在淮南的文字依据了。从文中可看出，那时就有多种争论，比如说在常德，当前还出现了在河南潢川说，据理是因为其出生在黄国等等。

清嘉庆年间，著名方志大家、凤台知县李兆洛在其主修成书于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的《凤台县志》中记载关于春申君的事情稍多了些，因李兆洛擅长舆地考据，是注重实证考究的大学问家，在主政凤台县7年间，他亲历亲为跑遍辖地的山山水水，躬问民间乡绅儒士，得来的多是第一手资料，当时淮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资料几乎全部得以收集记述，又其兼领寿州州官，对县境之外的相关内容也有所涉猎，志书内容详实，故所编纂的方志可信度较大。并且当时凤台县刚从寿州分立出来不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寿县、凤台县分治），与寿州同城而治，县志地域虽仅限于寿州北境，但其历史源流、文

化传承则包孕了当时的整个淮南地区，是淮南地区极其珍贵、也是价值极高的地情资料，更是今人研究淮南历史不可或缺、不可弃用的经典之作。其在《凤台县志》卷十《古迹志》之《冢墓》篇中记载：“《旧志》：春申君墓在城东北，今人指县署西大官塘中土堆为春申君墓。又：县东隗家店西大阜，名黄歇冢，或是也。”

在卷十《古迹志》之《游观》篇中记载春申台：“《天下名胜志》：春申台，在州城内东北隅，遗址犹存。又云：废寿春城在州西四十里。《寿春记》云：城中有楚王祭淮台，城东北隅有棘门。据此，则春申台当在废寿春城中，今寿春境。俱无考。因流俗相传已久，姑记之。”

以此记载来看，李兆洛断定的也是依据民俗传说，所以给研究春申君又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神秘面纱。

而稍后的清光绪年间的《寿州志》卷三《舆地志之冢墓》篇则完全转载照搬了李兆洛在《凤台县志》所记：“春申君墓在城内东北，《凤台县志》云：今人指县署西大官塘中土堆，为春申君墓，又县东隗家店西大阜，名黄歇冢，或是也。”

但20世纪70年代，淮南博物馆配合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上述志书中所云



位于谢家集区李郢孜镇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墓冢。

春风又绿淮河岸

胡锋摄

楚文化大家谈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若干年前，一度热播的电视剧《半月传》，使春申君黄歇又重新为人所关注起来。关于春申君黄歇，其生平事迹在现有的史料记载里，可以见诸的存世文字依据主要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春申君列传》、《楚世家》等篇幅，以及一些地方史志如《越绝书》等策略提及，其余或为民间传说，或是乡坊故事等等。其活动政绩因所处年代久远，各地的演绎讹传和相关遗迹损毁已颇难考证，给后人研究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角色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加上有众说纷纭、杂芜枝蔓的解读之作，更造成研判起来疑窦丛生、真伪莫辨，比如关于其墓冢之所在、淮北十二县的确切地理位置等等。而在楚国迁都寿春之后，其活动主要范围的淮南境内，有关春申城及其墓冢之所，由于历经2000余年的地理和名称变化，加之这块地域多遭兵燹劫难、战乱祸患和盗掘破坏，遗迹遗存状况考证起来很费周折。目前史志记载、能够证实传说的，位于谢家集区李郢孜镇的黄歇墓冢，迄今因多种原故未能展开考古意义上的发掘，整理出让人信服的最新证据和重大发现，使史实梳理研究陷入杂陈难辨的争论，如河南信阳潢川、江苏苏州，甚至湖南、浙江等地也在辩争黄歇墓葬的归属之地，给深入研究黄歇带来的只是